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李崇貫

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宋右廸功郎鄭　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四下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勲好黄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仰天嘆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不仕新室父

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甞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静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

固隺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

蓋聞聖人之大寳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

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寛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羡者荷榮禄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也公子謖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

其危夫華離葉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顔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黄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則徼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

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而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濵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

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禄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鬚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鶩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

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謦欬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
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
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
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
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
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
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熠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

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元策於聖德宣太平於

中區計合謀從巳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𪓰鳳山
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莢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
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
乎其居辛而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巳非巳咎也昔伯
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
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
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
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

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敢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慾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元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

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恠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令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

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
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
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
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
書鳥篆者皆能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
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
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
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雷霆疾

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令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復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致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為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隐故
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
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
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
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
臣不勝憤懣謹條陳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
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

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輙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事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誠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收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章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

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訕謗之誅遂使臣下結舌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内博開諫路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黑白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龎芝凉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舉其效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

紀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者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内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

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

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召拜議郎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且斷絶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

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由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

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

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援引故事皆有依據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

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

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命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禄勲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禄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泄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
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
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
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
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
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隂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
百日郃為司隷又託河内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又營護
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

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誇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徹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所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

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
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
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
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
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
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
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

當咎悪但前者所對質不敢聞而衰老白首横見引逮
隨臣推没并入阬䧟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
所逼趣輙以飲章辭情何縁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
願身當辜戮匃質不並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
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
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吕彊愍邕
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髠鉗
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

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説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還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内寵惡之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
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
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
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
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聽之曰憘以樂
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
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
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

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爾而笑曰此足以當之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侯董卓賓

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幡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車駕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

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

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

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閒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
未見録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
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没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讃連
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
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州郡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
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戹難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謇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

在知人安人則恵黎民懐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
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凄凄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
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
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
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
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

康乂誠由元靖寛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輙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兹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

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按而亡不受

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鈌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筭增其禄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刋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

至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
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湧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
推摧灾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
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内擾
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解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
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亡大
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
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

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敎若其面牆則無所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

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
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
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責之曰
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
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
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雄又奏徵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弟子為諸生有志

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
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
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黄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
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將軍梁
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
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
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
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虗盜賊未息

民有乏絶上求禀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
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灾異誠不宜追逮小恩
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
惡讒諛然而歴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
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
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欲令人主
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
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

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共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

之言未絶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内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
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
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
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
爵至重王者可私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
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
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

交搆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從而改之自後九卿無復捶撲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乃是韓歆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
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二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父防為陳留太守防在儒林
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
語曰五經縱横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
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别館絶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
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黄泉秦始皇

怨毋失行久而隔絶後感頡考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令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代郃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

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録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令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禄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邱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嘆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

章御座以為規誡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也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黄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

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媾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商出傾宮之女成湯遭旱以六事尅已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神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外藩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唯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黄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邪佞循文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邪佞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别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琦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

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為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書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青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

字伯河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
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
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舉時稱疾不
往商與親昵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
中聞者皆為掩涕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
舉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焉商至秋
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
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
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禄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
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
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飭州郡察彊
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
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廵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
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

刺州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輙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劾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内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吕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

鄉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公於閔公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

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祀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

之遷光禄勲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禄大夫建和三年

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痛傷之乃詔

告光禄勲汝南太守褒其勲勞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

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素節子勰字巨勝少尚元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絶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元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絶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

知命自緦曾祖父楊至緦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受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㑹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葢君子謂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知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

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擇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閒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

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
頗陳災眚并薦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黄錯漢陽任
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
於是有詔公卿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
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
税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
事有所損缺務從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

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
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
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
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
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
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
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畒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羌戎

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
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莫
聆庶政以䘏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
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
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
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
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
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凉尚結迎春東郊既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彊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之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詔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

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
廣太常羊溥司隷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
之勲德其制度賫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瓊獨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
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
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
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
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

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切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

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
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
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
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
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
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
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
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

人奮劒而王埽除秦項草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絶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争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

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殁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憂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

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恊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

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巽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澂審别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極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

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拂

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勲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

官琬蹕俱禁錮蹕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蹕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墯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内侯及董卓秉政以琬

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為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冐刃而前崔杼殺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隷校尉與司徒

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禄勲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兾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莅事

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産業每增輙以
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
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
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
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
故更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
元行先生淑兄子昱字伯脩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
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

二郡者纎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温

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

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嬪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設尚主

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尚夫卑澤尚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

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

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

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内故感動和氣災異屢增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寛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稱之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稱為碩儒黨禁

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勲視事三月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

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内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及集漢事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等并他所論叙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爽兄儉子悦或並知名於世或傳列在魏史悦字仲豫父儉早卒悦年十二能説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

述靈帝時閹宦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悦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黄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悦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悦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亂俗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

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宫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毁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無

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

謂柬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

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

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悦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

撥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黄頴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

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禀贍萬餘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

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

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甞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遂巡王命卒歳容與皓孫緜建安中為司隷校尉魏史有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厮役後為都亭刺佐而乃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於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

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黄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為太邱長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鄰縣

人户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
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
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
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
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
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

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
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豐民儉
有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
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
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
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
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
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錮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
隗遣人徵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
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
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
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
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曰洪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

皆推慕其風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毁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今關東兵起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宫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

德政以懐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為公宜委事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代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峥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

懃卿卿懃長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卒羣傳在魏史

通志卷一百十一下